四庫全書

子部

隱居通議卷十八

元　劉壎　撰

文章六

作文法度

春秋以後文章之妙者世推左傳史記而其文法乃有相似者葢古人作文俱有間架有樞紐有脈絡有眼目前卷屢嘗言矣今重宣其説以訓諸孫如左傳載宰孔

賜齊侯胙一段有曰將下拜無下拜敢不下拜下拜登受連用四下拜不覺重複晉公子對楚子有曰其波及晉國其何以報君其避君三舍其左執鞭弭凡四用其字蹇叔哭師蹇叔哭之哭而送之凡兩用楚子問鼎用德字作樞紐脈絡凡六用楚子縣陳猶可辭乎王曰可哉因縣陳乃復封陳前後照應楚復與鄭平敢不唯命是聽亦唯命亦唯命賓媚人對晉退師而曰云云而曰云云敢不唯命是聽敢不唯命是聽皆再用晉三帥遜

功其何力之有焉凡五用楚復晉知罃用報字關鎖其
誰敢德其誰敢怨死且不朽亦死且不朽皆再用晉郤
至聘楚吾子其入也凡再用首尾照應吕相絶秦我是
以凡五用我字多用幾四十鄭子駟改載書終獲鄭豈
惟鄭何恃於鄭疊三鄭字成句晉士匄平王室華門閨
竇凡三用關鎖駒支荅范宣子連用六我字臧武仲辨
詰盜紇又不能若之何不能將何以能疊三能字鄭子
產對晉徵朝凡五節貫串子產請晉輕幣連疊四賄字

四令名字貫串子產獻捷於晉我字凡十五用子產知
然明子產問政於然明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論人
心不同用學字關鎖首尾子產誅公孫黑大刑將至司
寇將至照應晏嬰論季世此季世也亦季世也照應史
記文法亦多如此畧舉其槩毛遂曰吾君在前叱者何
也云云吾君在前叱者何也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士
云云勝不敢復相士公孫龍曰云云此甚不可云云此
甚不可僂緩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云云故曰虞卿

得其一不得其二范睢曰臣又何患云云臣又何憂云云臣又何恥韓安得無聽乎云云韓安得不聽乎侯嬴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云云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云云勝也何敢言事韓安國傳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弗省也云云再言之亦是此例樂毅荅燕惠王書兩用受命而不辭兩用先王以為然相照應李斯逐客書五用令字貫串七用不字左氏文法變化頗多史記只

是此一様擊首則尾應所謂常山蛇勢也

昌黎文法

韓文世謂其本於經或謂出於孟子然其碑銘妙處實本太史公也第此老稍能自秘示人以高故未嘗尊稱遷固至其平生受用則實得於此此亦文章士之私意小智也公嘗自泄其機矣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所謂兩漢非班馬耶史記云勝不敢復相士云云勝不敢復相士韓碑云汝何敢反云云汝何敢反史記荆軻傳

云軻真傾危之士哉韓毛穎傳云秦真少恩哉班孟堅東方朔傳云奈何乎陛下韓銘云奈何乎公若此者殆不勝紀然則世之工作文者固不得舍史漢而他求也流俗無特見隨聲附和以韓文為一出於經誤矣予嘗舉此質之雲畚趙公公擊節歎服以為確論

李盱江文

盱江李先生長江賦袁州學記高出歐蘇百世不朽當與平淮西碑並傳

詩文工拙

世言杜子美長於詩其無韻者輙不可讀曾子固長於文其有韻者輙不工東坡詞如詩少游詩如詞此數公者皆名儒大才俱不免有偏處予謂山谷亦然山谷詩律精深是其所長故凡近於詩者無不工如古賦與夫贊銘有韻者率入妙品他如記序散文則殊不及也

韓文公廟碑

嘗觀東坡作韓文公廟碑有曰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

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使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自安於朝廷之上此正用史記龜策傳中語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觀其文法正似相同

文法

漢武帝時齊人少翁以方術得幸封文成將軍後以事敗誅而隱之又有欒大亦以方士進自言臣之師曰黄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遂拜五利將軍四可字乃文法也

取予異見

西山先生編文章正宗取周襄王拒晉文請隧一事為

辭命之冠又取祭公謀父諫征犬戎爲議論之冠其後東澗湯公漢編古文則取子産請晉輕幣爲第一又取子産壞館垣爲第二葢取予之不同如此近世編詩者亦然人各有見也昨見浙東有唐詩選數十篇率多平常而佳者反棄去殆不可曉平心而論則惟天地長留集所取爲當

經文妙出自然

經文所以不可及者以其妙出自然不由作爲也左氏

已有作為處太史公文字多自然班氏多作為韓有自然處而作為處亦多柳則純乎作為歐曾俱出自然東坡亦出自然老蘇則皆作為也荆公有自然處頗似曾文惟詩也亦然故雖古作者俱不免作為淵明所以獨步千古者以其渾然天成無斧鑿痕也韋柳法陶純是作為故評者曰陶彭澤如慶雲在霄舒卷自如

詩文取新

語意不蹈詩文之一妙也韓文公云惟陳言之務去戛

戛乎其難哉或曰是不難熟復莊騷即不塵矣夫南華經與楚辭二書經千有餘年然一展讀則煥爛如新學文者能取莊騷玩味之又取世說新語佐之則塵腐之疾去矣

平園文體

後村跋周益公親書艾軒林公光朝神道碑後曰平園晚作益自摩厲然散語終是洗滌詞科氣習不盡惟艾軒誌銘極簡嚴有古意然子反覆熟玩其文平順典雅

則有之謂之簡古則未也因記壯歳與西園傅公共觀某人文字其人亦試詞科傅公曰此文未脫詞科體也予曰然葢詞科之文自有一種體致既用功之深則他日雖欲變化氣質而自不覺其暗合猶如工舉業者力學古文未嘗不欲脫去舉文畦徑也若且陶汰未淨自然一言半語不免暗犯故作古文而有舉子語在其中者謂之金盤盛狗矢

曹子建論文

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逮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此魏陳思王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中語允為名言世之露才揚已強辯護短者宜味之夫文章是非無有定極人言果當何吝更改正不失為已益也子建深明此理甚善惜不用之務學進道而止用之於作文其文又

不能追於三代兩漢而止於組織浮麗為三國六朝之體此為可歎耳

序書

歐陽公作五代史或作序記其前王荆公見之曰佛頭上豈可著糞山谷先生歎息以為名言且曰見作序引後記為其無足信於世待我而後取重耳此説有理然有遺論如何平叔序論語趙臺卿序孟子杜元凱序左傳豈謂經傳不足取信於世必待此數人而後取重耶

李序韓劉序柳蘇序歐王舍人序曾亦豈謂韓柳歐曾有待於此數公哉葢序所以述作者之意非謂作者待序而傳使作者果不足傳序顧足以為重乎涪翁之言未為確論第恐當時序五代史者人不足重文不足采故云爾再考序五代史序乃陳師錫也神宗甚喜師錫之文每於衆作中見之便自認得常以錦囊盛之陳後為御史有大名

象山小簡

風露淒清星河錯落月在林杪泉鳴石間薰爐前引茶

鼎後殿方塘為鑑回谿為佩冰玉明瑩霜雪騰耀則噴

玉新亭真蓬壺瀛州也此象山先生所與張伯信小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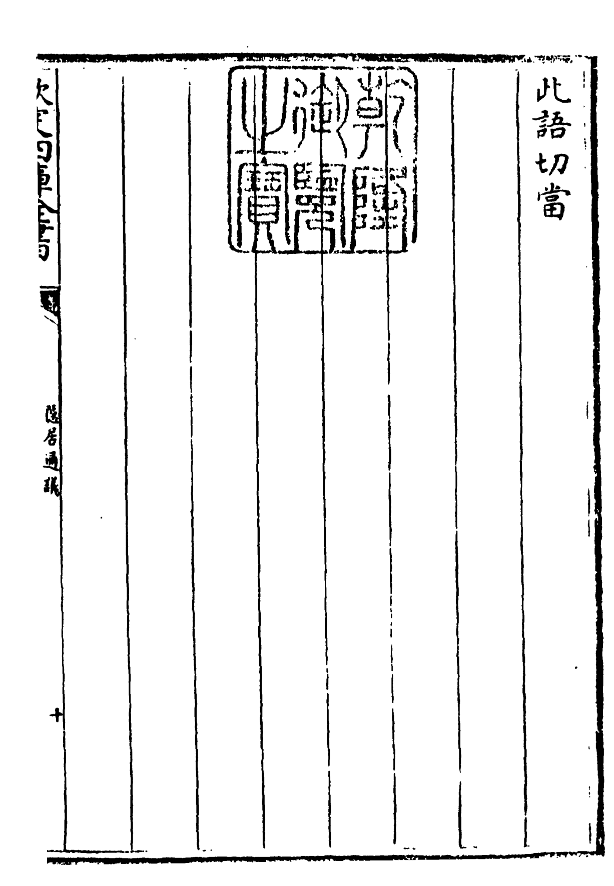
也餘事文章信意翰墨而造語清俊如此真可為法但

他人當此境界惟供風雲月露之姿先生則內外齊觀

即鳶飛魚躍之妙矣

記體

昔人謂韓文公作記止記其事而後人作記乃是作論



此語切當

隱居通議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隱居通議卷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于鼎

謄録監生臣顧九苞

隱居通議卷十九

元　劉壎　撰

文章七

左氏莊周

左氏莊周接踵特起著書名世冠絕古今雖旨趣自不同然皆如華嶽三峯阜立參昴春秋戰國乃有如許文雄殆亦間氣耶

莊子注

郭象注莊子議論髙簡殊有義味凡莊生千百言不能了者象以一語了之余嘗愛其注混沌鑿七竅一段惟以一語斷之曰為者敗之止用四字辭簡意足一段章旨無復遺論葢其妙若此世謂莊子注郭象亦是一説

朱陸貶揚雄

揚雄作太𤣥經以凖易作法言以擬論語前代名賢皆謂其學貫天人諸子莫及至其美新投閣之羞則畧而

不責焉逮象山先生陸文安公始確然為之言曰子雲之太玄錯亂蓍卦乖逆陰陽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由漢以來楊墨强盛以至於今尚未反正而世之儒者猶依玄以言易重可歎也朱文公作通鑑綱目又特書曰莽大夫揚雄死自二先生決此論而後雄之所以為雄者始昭白於天下後世然南豐先生之嚴司馬温公之正皆於雄有取其見不同如此而南豐先生以揚雄處王莽之際合於箕子之明夷詳哉其言之

也朱子極推南豐之文原本六經未甞訾議其論則朱子亦存其說矣

列子精語

劉向校列子書録有云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葢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黄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虚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朱之篇惟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

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向此數語頗能盡禦冦之旨按列子書凡八篇其粹者莫出於天瑞一篇傳者云禦冦先莊子故莊子稱之然後世多宗南華而談冲虛至德者反寡葢莊子得其說而善用之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究其旨歸則漆園之言皆鄭圃之餘也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

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抑又安知吾今之死不逾昔之生乎○子貢願有所息仲尼曰望其壙睪皋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歷如也則知所息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

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數十年之中逌然而自得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玩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

勸名法之所進退皇皇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偶爾重囚纍梏何以異哉○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生相憐死相捐○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閒爾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

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天下無對制命在內○人不婚宦情慾失半○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以上皆列子中精語列子楊朱篇多至言但時有重複如論堯舜桀紂同為腐骨而論舜禹湯武又曰與株塊無異如言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而又曰畏鬼畏人畏威畏刑皆一意而重出者也然大旨不害其

為達張處度湛注列子亦多有佳處足以補旨趣之所未及

治身事天

老子曰治身事天莫如嗇吕滎陽希哲常書此語為座右銘修行家以此為養生之要要之此即莊子所謂袵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戒者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如禮與其奢也寧儉言禮之本皆是此意

豬苓為帝

嘗記水心先生文中有曰豬苓桔梗時而為帝無不按節赴之或者疑其自作議論不知出南華經徐無鬼篇其言曰藥也其實菫也（即烏頭）桔梗也雞廱也（即芡）豕零也（即豬苓）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郭象曰當其所須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貴賤有時誰能常也此論大槩喻人無貴賤觀所遇之時何如故用則為虎不用則為鼠又俗謂可貴可賤皆此意也夫菫為烏頭乃至毒之藥然用以治濕則為帝五苓散用藥五味而獨尊豬苓以名

其樂蓋雖賤而可以為帝則貴賤亦何常之有哉唐宋重科目則儒貴秦尚功利則儒賤矣按此以秦况元也故先言唐宋而後言秦

莊子精語

世間常用好語多出於莊謾記一二於此偶因常用者及之○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厲之人癘厲音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帝王之德配天地○三軍五兵之運○日月照

而四時行○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是非其夢耶○仁義先王之遽廬猶傳舍也止可以一宿○倒置之民營外虧內○以為不若已者我之謂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貍狌○孔子曰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吾命有所制矣○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

兕○髑髏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畏途○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豐狐文豹何罪之有其皮為之災也○犎然有當於人之心○彼以利合此以天屬○谿工田子方之里人○吾所學者直土梗耳○使人之意也消○仲尼曰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吾終日與汝交一臂而失之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凡

亡司馬云凡國名郭注言有三亾徵也○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閒○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無所逃於天地之閒○石師謂匠石○柴立○丘願有喙三尺郭云有喙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閉口未是不言司馬云喙思也宜南夷丸而弭難叔敖除備以折衝丘亦有願有歎息其三尺三尺匕首劍司馬之説似鑿

隱居通議卷十九

隱居通議卷二十

元 劉壎 撰

文章八

端平策問

宋寧宗開禧中韓侂胄當國啟戎時史丞相彌遠為禮部侍郎與中宮楊后密謀命殿帥夏震乘侂胄入朝殛死於玉津園前史登相位改元嘉定寧宗崩拔理宗於

側微以登寶位史相秉政凡十八年薨於位鄭忠獻清之以舊學代相改元端平理宗始親政起諸賢更革弊政一時翕然號小元祐引領以望太平而諸賢議論迂疏國計匱乏是時十六界楮幣寖輕咸以為病端平二年己未召江萬里為舘職故事必先試策而後除是年南塘趙公汝談直翰苑命題發策以楮為問問意不滿諸賢之罔功趙公當時儒宗筆力高簡朝野稱之世變以來失去三紀矣偶從朋友間見之如遇故人輒錄於

此江丞相對策尤妙實為近代館職策之冠予舊誦之甚習然浩浩數千言難以盡録謾誌策問於此而已

問楮幣至是術窮矣其將何以救之歟非楮之不便民用也其法貴少而今多焉故也物視輕重為相權使黄金滿天下多於土而土之難得甚於金則金土易價矣然則天下非物之貴也楮之多也非楮之多也國之貧也憂國者謂將深惟國之貧宜從其原治之而顧不然上下日夜所講切乃專在稱提何見之陋也夫國貧則

取諸民民竭無可取則惟有痛自節爾今議者乃猥謂内有某事某事例當舉外有某事某事勢當備加費且不贍而節何從施若是則束手坐待顛沛乎王制言國無三年蓄者國非其國孟子謂三征盡用則父子離無三年蓄者所餘少也三征盡用者無復餘也今國家盤一歲所入曾不足支旬月而又日不暇造十數萬楮幣乃僅得濟是不止無餘矣其可為汲汲寒心蓋又甚於王制孟子之所云矣而薦紳先生方且雍雍然峩峩然

交誦致知格物之微言深贊報仇復土之偉畫此愚心所竊怪而絕不喻者也仲尼言為政在兵食信至不得已而去則兵與食猶在所舍而用顧不可節乎紹興隆興間世未知用楮也其時國計不見匱乏民生亦無所患苦自楮幣行於今未七十年而調度狼狽禁令繁數遂至此極且今天下非小於紹興隆興之天下也賦取則固倍之矣而若是焉者猶可不討求其故哉按支費必有目其創而增於前孰最重蠧壞必有原其積而至

於今孰最深廣費因何論而興積壞至何事而見今修復用何策是欲搏約自何道始二君負經濟之學有間矣幸悉心科別其條會而折諸理以對覬於世有補焉其勿習為老生迂談而使區區者憮然重歎也

楮幣於宋謂之會子於今謂之寳鈔雖制用不同而以久而輕則獘一而已矣至於物價踊貴則以近年較宋殆有甚焉

江東運司策問

景定中江東轉運司行貢舉引試北方士人一科時疊山先生謝公枋得為考試官發策以中原為問問目筆力甚偉當時遠近傳誦今將五十年矣故書中得舊本恐失之謾録於此

問事有利害不切身而傷懷人有古今不同時而合志吾亦不知其何心也登冶城訪新亭欲問神州在何處自南渡百四十年惟見青山一髮眇眇愁予耆老不足證矣安得不夢寐東晉諸賢乎衰草寒烟猶帶齊梁光

景徒以重人黠然耳不知秦淮舊月曾見千載英雄肝膽乎惜其遠而不可詰也北來諸君忠義之澤在心慨嘆黍苗悲歌滿栁豈能忘情故都哉本朝道德仁義之教三代而後未有也士大夫茍且媮惰無能遠猶晉宋人物所不為也自隆興至端平三大敗缙紳不敢問中原矣兵端不可妄開國事不可再誤思目前之危急舍分外之經營兹猶可藉口柏城澗水草木自春不知誰家墳墓乎每歲寒食頁畦馬醫之子無不以麥飯灑其

松楸者長陵抔土詎容置而不問哉劉裕入長安道洛謁五陵時晉寄江左百十有三年矣五胡雲擾豈暇念晉陵廟舜野禹穴誰敢以疑心視之此臣子不忍言之至痛也由端平至今又三十年八陵不復動凄愴秦始皇陳隱王之冢猶有人守之三歲禋沛義夫節婦墳墓亦禁樵採況祖宗神靈所眷乎士大夫沈於湖山歌舞之娛何知有天下大義諸君北風素心豈隨末俗間斷哉公卿談學問自許孔孟談功業自許伊周若限田若

鄉飲若論秀若舉逸皆欲彷彿三代此一事乃堪在晉人下哉或謂本朝取中原者其失有四不保全名將不信任豪傑不招納降附不先據中原不知諸君所聞何如也後來童穉班荆輟音固晉人所深恨西北流寓抱孫長息於東南同父已知中原決不可復矣一旦聞有北方豪俊試於漕闈有司安得不驚喜也猶記乾道壬辰辛幼安告君相敵六十年必亾敵亾而中國之憂方大紹定驗矣惜乎斯人之不用斯世也諸君亦有義氣

如幼安者百尺樓上豈可不分半席乎

或謂策問當設疑問難令一筆說去似非問目然文氣振發終是一篇好文字其問目即藏於議論之中但恐難為對耳

咸淳庚午科旴江擬策問

陳文定公宗禮魁望立朝平生以名節自任縉紳高之咸淳初為尚書嘗舉婺州通判冷應元康介而兩浙運使潛說友因事誣冷貪酷公即自劾不報徑出國門詔

遣中使宣囘公謝徑歸里朝廷不得已除公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以華其歸公不拜已巳歲改知廣州兼廣東經畧使衆謂公必終辭而乃徑赴鎮明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是時賈似道柄國每以官爵籠絡時賢敗其素履衆又謂公必不墮似道計初猶力辭似道以不能致公為慊致書慇勤公遂為動荅書許之似道一日欣然語兩浙運使趙德茂與值曰始謂千峯堅壁近得報書許為其出矣由是中外失望是年適科

舉有清江胡尉以遜來盱江貢闈校文當作次篇策題胡因以大臣出處大節為問既成章以呈監試黎通守靖德及同院考試官咸謂胡君文筆甚奇而指摘太切懼陳公借此以為辭召之柄則朝廷推求罪必相及遂命他考官改為而胡之策題竟置不用其後既拆院有得其稾者予愛其文令録於後陳公既造闕詔兼參知政事甫兩月覺於位君子曰陳公晚節殊可惜使可終於高卧不出不過兩月不入都堂耳而全名高節舉世

無儔何至貽千古之憾哉其文曰

問天高地下古往今來悠悠風塵俛仰千載賢者流芳簡册不肖者蕪穢垓埏榮華富貴如浮雲過太空起滅瞬息獨士君子立身大節垂之千古與窮壤相為不朽耳當此蕉鹿酣夢之場宜有磊落軒昂睥睨天地之士脩然長往萬牛莫挽之風以警醒之此有司所以喜談而樂道者不知諸君所志何如也古之君子內重而外輕已大而物小其視富貴利達舉世之所攘袂而爭者

猶如蟣蝨之過吾前舉無足以動其心故於進退行藏無一不合後世名韁利餌沈酣骨髓直欲以有限之光陰爭無窮之宇宙不知逆旅之炊粱未熟而人間之大夢已覺矣回視疇昔所營了無所得徒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東山雅志每形言色黃公酒壚邀若山河功名富貴駸駸迫人朝市山林從此永隔矣悲夫一日父子東歸初無奇節初非甚高難行之事送者車數百兩至泣下咨嗟至寫為圖畫以傳豈出其𥚃見故耶老子婆

姿正坐諸君輩雖位極人臣貲埒公上曾不如雲孫聊爾絃歌蕭然環堵歸來三徑出岫無心稱子候門班荆共酌為差樂而無苦耳古今賢相名卿士大夫不少幸於兹事不滿人意立初節易保晚節難豈亦有所憾而為是論歟逍遥堂聽雨早歸之約快閣歸船横笛之盟二公心事皎如日月山川鬼神實與聞之異時宦海風濤卒不如志豈士君子之出處亦天耶功成謝事幅巾東歸誰不願此由我者人非我者天晝錦故鄉黄華晚

節者英洛社白髪蒼顔高名全節照暎古今千載而下想望猶天人也乃有望復位而目穿一斥去而涕泗上待輔臣如此曾無氣節高邁不貪禄位之人以感動之故年方四十即求致仕而歸者意有在矣好事之徒乃謂急流勇退是盍僊風道骨之人無乃見其面而未識其心歟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壞名節以君子觀之此理自不難見言者乃曰此事令人不及須於古人求之而天子亦曰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僅見此人若

他人雖推之亦不去矣不知先朝盛時難進易退之風乃爾寂寥耶當時固有不好官爵不好奉養之人辭官之章多至十七八上一語不合即辭疾而求去者或又試之為不情何耶再召赴闕倍道兼行投老鍾山書空咄咄何以間執議者之口豈矯於始者不能不改於終耶至若不念舊惡稱為長者常候人主之意未厭先求去故能三入殊非執拗不聽人言者比不知當時諸公唯唯書紙尾而不敢輙有所豫者何所疑憚而若是也

不寧惟是平生所志不在温飽榮進素定何有不為而晚思再入甘於自媒去就如此果能保其不以待復古者待我否雖然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盡惟有早退以全晚節吾愛之慕之曽何優劣之敢云况四郊多壘人物渺然宇宙内事莫非巳分内事進居廊廟而無充位行文書之譏退處山林而無晚節浮沉之誚果何道而可諸君里巷間與諸長老游從具於出處大致講之熟矣洗除場屋爛熟之談脫去常人喔促之態而以胸中

梗梗者吐之有司於此觀其人敢問

盱學策問

前載千峯陳公晚節輕出遂為胡尉發策獻嘲然策問措辭形容太切是年盱學王教授寅引放堂試亦以此意發問而其辭意慷慨深沈讀者不覺誠奇筆也其問云

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邀雲將兮遊鴻濛躡天根問倏忽大辯何訥大智何愚大勇何怯大肆何拘許

由巢父何子子而居龍逢比干何謇謇而誅我將釐是非混有無旁薄萬物與天為徒薦紳大夫劃然而笑曰子殆未知天乎古今天之晝夜晝夜天之一息也陰紬而陽施陽蒸而陰摩呼而炎噓而冷天且為物絞為氣化為形軀子焉能違世而與道俱且夫乾吾父也坤吾母也其出也或為之君其處也或為之友雖尼山之老鄒嶧之叟尚役役焉同世趨子又焉能一爾汝忘形軀使青州饑民尚數十萬者英會上忍家食以嬉乎使西

師怙虐逭膺未寒晝錦堂中忍妾身以歸乎按以上二俱用韻龍門卧洛水無波清則清矣青苗手實滿枰俱敗忍不為斯民借一箸乎晨窓林景雲谷自春高則高矣潛邸舊人出幽入明忍不為國家伸一喙乎借曰太平無事我可擊伊川之壤都督有人我可織東湖之屨然名教一家中原萬里彼能忘之乎四道狼烟萬宇俱盡戎馬迹獨不到西山南浦間乎倚梧而瞑隱几而笑當為是深長思而奚以靜為高或曰我且直之何如大夫曰唯

夫靜專動直乾道也于奚迂而況盲風夜收天宇為霽
狂瀾不驚上下一碧非神龍出游瞬息八極時乎天下
憂患一疏大鳴於奸宄饞邪之交而慶歷以後大事若
默僅聞今日爭濮議明日爭濮議何故河朔三鎮一奏
力爭於衰鋒奔逆之衝而建炎以來晚節浮沉舍典學
數語外寂寂無聞何居或曰自仁祖朝優容言者太過
其始也以訐訐而去為賢其終也寖尋而入於訣靜與
直骨失之此數百年通患而爭新法之罪吾黨所以平

之也然則容言非朝廷福諱言反為朝廷福乎直言非吾黨幸隱言反為吾黨幸乎語涉太后忤之者固僭也隨之罷誰速之乎寵錦有聞傳之者固謗也介之去誰實激之乎批答弗稱疑之者固輕也鎮之出誰迫之乎天章十條撓之者僥倖乎抑有出於僥倖之外乎伯紀十議忌之者僭叛乎抑有出於僭叛之外乎鐙前夜雨掩卷悠思未嘗不為志士一慨而亦未知所適從也顧鳳岡之隆聳想直講之高風按盱江城北有鳳凰山其麓有李直講墓直講名覯

字泰伯

銅陵石磴

南城縣志西十五里有銅山按麻源三谷華子岡謝靈運詩銅陵珙碧澗石磴瀉紅泉李善注文選云銅陵即銅山也

適賢棲客亦與倘佯乎其中必有能祛世迷者敢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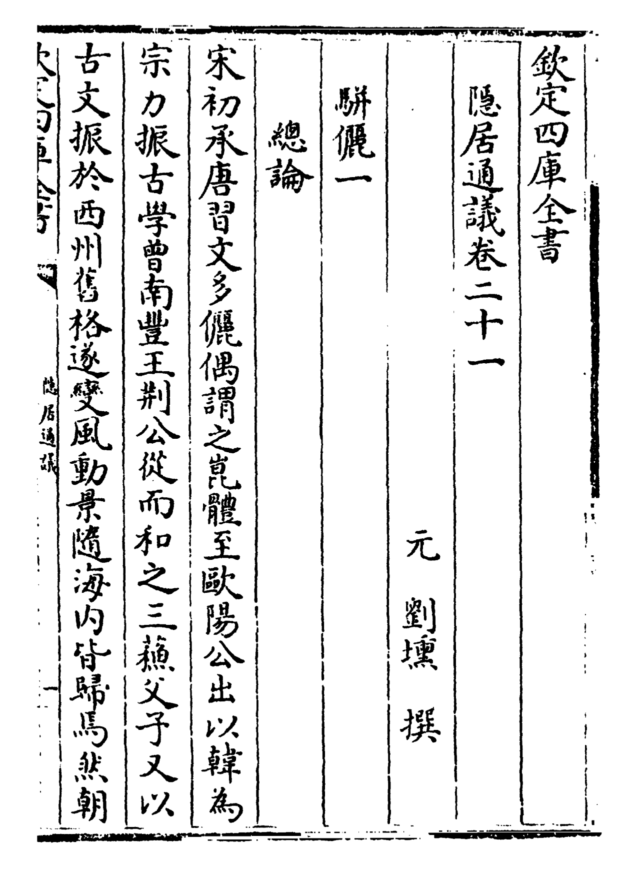
此題既出時學內外應試者數百人皆莫悟其旨予退而歎曰是殆為陳千峯發也葢千峯為貫公一出公議既惜之而入朝一疏又乏骨鯁視疇昔四大願之說大異於是遹失衆望今策問中有靜直訐訣四字葢問目綱領而所引歐陽文忠趙忠簡直言不終意甚可見是

時即以出處語默為荅斷之曰士大夫未暇問語默先當問出處若出處之大節既明則語默之小疵可畧曰靜曰真曰許曰訣明問偉矣顧纖悉於小節而濶略於大閑吾不知風範一潰廉恥道喪尚瑣瑣於言語訣激之分一何末哉具意以為千峯一動已誤矣又何必復校其論諫之是非王公大喜遂於數百卷中擢予為第一遠近傳誦翕然許可予往謝王公謂予曰初得此卷以為決非建昌城內諸公所能作若非金谿即臨川人

材也縁三年在此考校多矣若目前諸公之文皆能識之此卷文字風骨偉然非尋常所有故疑其為遠方之文耳已而拆號見姓名乃知其為南豐作者甚自喜所擬之不謬而又甚恨相識之晚自是與予定交相得懽甚明年三試皆中前列未幾公授代再注南安郡教授別後猶不忘常寄書求予文期予以遠大甫三數載江西陷漫不相聞矣公廬陵人咸淳乙丑由江西運司混試補入成均戊辰即中省試以内舍生得注教官云此

策題失去者十有五年常思見其文不可致戊子六月
景周偶以此本見示因備録之併記當時事為之慨然

隱居通議卷二十



隱居通議卷二十一

元　劉壎　撰

駢儷一

總論

宋初承唐習文多儷偶謂之崑體至歐陽公出以韓為宗力振古學曾南豐王荆公從而和之三蘇父子又以古文振於西州舊格遂變風動景隨海內皆歸馬然朝

廷制誥縉紳表啓猶不免作對雖歐曾王蘇數大儒皆奮然為之終宋之世不廢謂之四六又謂之敏博之學又謂之應用士大夫方游場屋即工時文既擢科第舍時文即工四六不者弗得稱文士大則培植聲望為他年翰苑詞掖之儲小則可以結知當路受薦舉雖宰執亦或以是取人蓋當時以為一重事焉今究觀所作雖無補國家實政然否泰盛衰升降之運亦可因是觀之何者世道休明則辭氣盛壯固非濁世哿俗所能及也

當時士君子率皆殫精覃思鑄出偉詞誠多精妙不可泯者要亦文明盛時習尚然也南渡以來名公著作多見梓刻海宇誦習近世尤多奇人俊士妙語風猗惜經世變編簡淪漫無可採覽而又懼其久而逾忘也追記零落不忍遺輒附載之身歷亂離神志凋耗盍記者不一二而遺者已什百矣姑列於後

陸放翁諸作

陸放翁名游字務觀文士也高宗紹興末已為樞密院

編修官孝宗初立召對與尹穡同時賜進士出身恩遇甚渥俄以不謹交游罷通判鎮江府上不樂由是屢薦不官久之乃從范至能成大入蜀既而補郡稍遷部使者又以言罷淳熙末起守嚴陵入見上勞勉之既到官以表謝曰明主恩深書生命薄唐帝之知李白一官不及於生前漢皇之慕相如遺藁徒求於身後上頗憐之內禪前十日命以軍器少監權禮部郎中孝皇愛惜人才不終棄如此晚年高卧笠澤學士大夫爭慕之會韓

佹胄顓政方修南園欲得務觀為之記峻擢史職趣召赴闕務觀恥於附韓初不欲出一日有妾抱其子來前曰獨不為此小官人地耶務觀為之動竟為佹胄作記由是失節清議非之有四六前後續三集其文初不纍疊全句專尚風骨雄渾沈著自成一家真駢儷之標準也因摘其妙語以訓諸幼

賀茶山曾秘監有云聞諸耆舊昔在祖宗朝有道德魁偉之臣士鄙刑名功利之學政術既斥夫卑陋國勢自

極於尊安豈惟右文飾治之方是亦折衝消萌之要至於主盟儒道典領書林必求名勝之宗尤極清華之選又曰舊聞入洛之盛事疑於古人追數過江之諸賢屹然獨在除刪定官謝丞相自叙有曰獨學寡聞倦游不遂瀾繙記誦姚口耳之徒勞趺宕文辭顧雕蟲而自笑低佪久矣感歎凄然使有一人之見知亦勝終身之不遇然而稟資至薄與世寡諧在鄉閭則里胥亭長之所叱訶在州縣則書佐鈴下之所蹈藉聲名湮晦衣食空

無賀張都督有曰仰惟列聖之恩實被中原之俗耕田鑿井擧皆涵養之餘寸地尺天莫非照臨之舊豈無必取之長算要在熟講而後行顧非明公誰任斯事賀曾台州有曰上待老成惟恐弗當其意士聞靜退自消競進之心又曰歷考平生追配古人而奚愧中吏俗吏益知儒者之有功賀禮部侍郎有曰惟宗伯之清華極近臣之遴選誠使此地常得其人則朝廷日尊自弭未形之患論議守正亦折羣衰之萌差夔州通判謝啟有曰

少也畸人長而獨學好莊周齊物之說樂以忘憂讀嵇康養生之篇慨然有志秉心不固涉世寖深兒女忽其滿前藜藿至於并日屢求吏隱冀代躬耕亦嘗辱記其姓名固欲稍畀之衣食費元化密移之力不知幾何悼孤生一飽之艱乃至如此除監司謝啟有曰衣食不繼自竄夔楚之邦齒髮寖衰倦游隴蜀之境惟習氣未忘於筆硯每苦心自力於文辭藏之名山本欲粗傳於後世待以國士豈期親遇於鉅公又曰士於知己寧無管

鮑之情人之多言誣為李牛之黨又曰哀窮悼屈如伐
木故舊之不遺懷昔感今與積薪後來之居上通王宣
撫自叙有曰稟資凡陋承學空疏雖肝膽輪囷嘗慕昔
賢之大節乃齒牙零落猶為天下之窮人撫劍悲歌臨
書浩歎每感歲時之易失不知涕泗之横流知嚴州謝
到任有曰淺智褊能薄才綿力棲遲屏迹但欲射石虎
以終殘年辛苦著書不足藏名山而俟後世偶為貧而
求仕旋觸罪而免歸鴈食無儲鶉衣不補凡百君子悠

悠非特達之知平生故人往往處嫌疑之地欲言誰聽投老何歸又謝啟有曰下愚難移大惑莫解不能高飛遠舉求避横目之民乃復直情徑行自掇噬臍之悔永言窮薄數蹈遭回毀來靡待於道高災生豈由於福過斷雲零落敢懷出岫之心病鶴縭纚忽忝乘軒之寵又曰哀細德之儉微閑洪鈞之坱軋念兹積譴雖擢髮而有餘察彼衆讒亦吹毛之已甚未加顯棄聊復少收又曰無復入關西日舉釣竿之手惟希度世東封謁玉輅

之慶賀丞相有曰永惟夷夏戴宋之舊思見太平時則
祖宗在天之靈爲生賢佐上叅政有曰爲治不難其道
顧何如耳用人若此吾國其庶幾乎傳聞四方歡喜一
意某聞公論未嘗盡廢常若不在於朝廷小人豈必無
材惟患與聞於國事又曰仁人先天下而憂重矣自任
賢者備春秋之責艱哉克終賀李運使有曰槃薄游戲
之翰墨嬉笑怒駡之文章過黄初而有餘嗟正始之弗
見飛騰捷路恥煩狗監之吹嘘散落遐荒寧付鷄林之

裁鑑賀御史中丞有曰人情不遠立朝讙樂於抨彈仕者自謀干世本求於遇合又曰國有紀綱治自形於四海九州之遠士篤名義效或見於數世百年之餘賀丞相有曰時玩久安輒生天下之患國無遠畧必有意外之虞賀運使有曰寬猛異施古今莫一子產號衆人之母用於鄭而莫救陵夷申商為法家者流獘至秦而卒以顛覆歷考簡編之迹莫先儒術之功又曰敢圖莫境獲備厲城閭里無聊孽涕下催科之筆事功靡著忍慙

修候問之書自叙有曰笠澤漁家紹興朝士捫參歴井久困客游煑海摘山屢乘使傳既罪愆之未洗復衰疾之相侵骨相宜窮頭顱可揣穿延和之細仗恍若隔生分新定之左符叓叨起廢又賀丞相啟有曰廟堂之謨代天而理物帷幄之算經遠而折衝平居用小大之材欲其披肝膽以自盡一旦付疆埸之事欲其捐性命而不辭自非有以素服衆心則將誰與共濟大業晉文側席於子玉回紇下拜於汾陽王商以忠蹇立朝則單于

不敢仰視平津以婣婭充位則淮南謂若發蒙自昔論世之盛衰莫如置相之當否

以上皆放翁集中語凡此皆以議論為文章以學識發議論非胸中有千百卷書筆下能挽萬鈞重者不能及後來惟劉潛夫尚書極力追攀得其旨趣壯年所作絶似之晚年稍變槎牙蒼欝之態覺枯槀矣

劉後村諸制

景定壬戌山東李壇以青齊來歸授壇保信寧武軍節

度使督視京東河北等路軍馬齊郡王制曰臣子之情
尊君而愛父春秋之法斥伯而尊王載嘉奕世之豪首
決歸朝之策懍義槩英風之鮮儷超勲階爵級之常彞
誕播絲綸肆頒印節李壇闚河間氣淮海俊人市駿骨
而捐金招來遺軼聞雞鳴而起舞寤寐功名感辛有伊
川之言抱魯連蹈海之志慨思爾考被遇先皇屬邊吏
之疎庸致勲臣之跋疐朕迹前事諒丹赤之初心爾効
膚公欲雪清於前垢既舉渤海歸職方氏復奉淄青入

王會圖無疆界彼此之分有車書混同之漸王猛發正朔相承之論勿晉為謀馬援知帝王有真而來於漢專意英雄所見今古畧同是用加兩鎮元戎之榮峻二府督師之拜殄草地之逋敵分茅土而胙齊少慰立身揚名之心併下改史復官之詔於戲吳起守西河而事魏國未聞竝擁於齊旄太公表東海而封營丘孰若徑疏於王爵永肩忠藎式對寵褒可云云口宣云卿擇主之義高歸疆之功大擁將旄於淮蜀胙王社於青齊以厲

英豪以奬忠孝兹為異渥益懋壯圖其父李全特追復彰化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京東鎮撫使依舊京東忠義諸軍都統制制曰君記人之功不瑕疵於往事子揚父之美益倫紀之至情家庭有特起之豪泉壤凛如生之氣差辰出綍疏渥還氈李全海岱奇才風雲壯槩師齊地陷蕃之衆歸於本朝立堂門勦敵之勛書之盟府加卿子冠軍之號極使相元戎之榮雄心方鷙於白檀畢夢奄摧於黑幰豹留皮之志非不踐言狼跋

胡而然豈其獲已是生英嗣雅慕華風自拔坎窞之中來獻版圖之舊昔周封蔡仲志郭鄰之愆漢爵弓高原馬邑之責既獎肎堂而裂土乃令告第而復官仍改汗青用昭忠赤以慰霜露焄蒿之感以堅關河嚮附之心於戲剖符分功臣之封不及覲於子貴結草頡輔氏之役必能報於國恩可云云獎諭制詔二閭詔有曰恩交義結不煩辯士之下齊檄走書飛已報王師之入蔡赦詞有曰土風先職英雄恥南冠之囚簞食壺漿父老迎

王師之入以上皆劉潛夫克莊筆也時以工部尚書兼直學士院一宗制詔盡出其手筆力高妙不假琱鐫而用事尤精切如白檀黒𢡟弓高馬邑用之李全無以加之白檀出漢書李廣傳黒𢡟晉陸機夜夢黒𢡟繞車手決不開天明遂遇害漢韓王信以馬邑降匈奴後其子積當復歸漢詔封為弓高侯正與李全事體同其妙如此時又有奬諭詔乃平舟楊元極棟當制有曰齊地開十二峯圖籍以歸本朝禹服廣數千知衣冠之為正統

覺文氣不及後村活動矣

時又有安南國王陳日𤁸說文無𤁸即煩字表稱年老乞傳位其子威晃朝廷以前無此例議所以處者久之詔從其請封威晃為國王而日𤁸加封為大國王以尊榮之二制皆佳大國王制曰春秋大一統進爵所以勸來中庸有九經嘉善所以柔遠矧功成而身退宜恩厚而禮隆乃眷南交夙勤內向堂構屬聞於承襲梯航恪奉於貢輸爰錫殊稱誕敷顯冊具官安南國王陳日𤁸沈雄而

和衆忠順而達權始謹終欽居海瀕而霑聖化仰觀俯察知中國之有至仁久殿是邦欲授之子目昇平之舊觀表懇惻之沈辭維商是常亟修來享之禮謂午也可竊希告老之風有嘉乃心奚靳所予尊無二上固難攀大漢之儀官必大先式克用成周之典授師垣之極品冠藩服之真封邑采加豐身章增賁疊此璽褒之寵昭其鼎養之榮於戲安且吉者詩必稱義不忘於請命老而傳者禮所尚壽宜介於耆頤啟爾後人祗余明訓可

特授檢校太師特封安南大國王依前云云功臣仍賜
襲衣金帶主者施行威晄制曰周建諸侯之國錫以山
川漢封異姓之王及其苗裔美矣家傳於恭順俾之世
襲於蕃宣奄賜履之舊章疏出綸之新渥安南國陳威
晄挺資英毅秉性忠純在邦在家終始安民而和衆是
父是子後先作室而肎堂過庭雖命以繼承馳驛尚勤
於奉稟際天所覆鄉風慕文軌之同重譯而來效貢忘
梯航之遠載嘉謹恪爰示寵褒爵超五等之崇秩視三

公之貴旌節長安之本色錫盾琱戈名號凌烟之元功

高冠長劒分茅如故食采有加益堅屏翰之心庸報君

親之德於戲衆星北拱仰瞻象緯之垂百川東之孰謂

鯨波之隔欽承恩遇永底榮懷可特授靜海軍節度處

置等使特進封安南國王食邑三千户食實封一百户

特賜效忠順化功臣王者施行是時匕友范去非從包

宏翁尚書在朝嘗録此二制並山東李壇封齊王制詔

一宗從行都鄙遞緘以示予謂皆出後村劉公視草予

讀山東制詔見其雄奇超卓信非後村公莫能也比前一制鎔意鑄詞亦似出劉之筆其後趙次山仕閩歸惠余後村文集閱視之但有山東制詔而安南前制乃不載未幾後村卒其家盡會萃其平生所著別刊少本為大全集曾履祥仕閩歸又惠余一部復閱視亦無前一制如此則或出佗學士視草未可知也嘗記故友車震卿云景定間留行都待班引時後村當制一日下直震卿謁之於寓舍公方苦痰眩不能迎客延入卧内則見

其伏枕而又若有所搆思者已而且嘔且視草震卿問之則方譔賈忠肅涉封魏王制也謂震卿曰適苦思得一聯云忠臣義士知祖逖誓江之心故老遺黎悲宗澤過河之志震卿極稱其佳且以祖對宗以誓江對過河又精切公謂自當制每得大詞頭多是無案底者意葢謂山東歸朝出於創見無舊様子也然安南遜位亦可謂無案底矣吾因震卿之説遂信前一制決出於公然集中不載豈出於他人之筆乎

翁丹山濟王制

寧宗在位久前星未耀乃取沂靖惠王之子為子賜名竑封濟國公嘉定十四年六月也十七年將立為太子而寧宗不豫時史丞相彌遠顓國柄皇子惡之將俟晏駕有所處置史覺其意矯詔以皇姪邵州防禦使貴誠為皇子賜名昀而以竑為三府儀同三司判寧國府封濟陽郡王寧宗崩理宗遂於柩前即位濟王既出有潘壬潘丙者不能平奉王起兵於霅川朝廷遣兵討之王

自經死理宗由是享天位四十有一年深德史公公嘗力諫理宗以勿復濟邸官爵勿為立後理宗入其言自臨御至升遐凡廷臣言倫紀乞繼絶者幾千百疏名臣鉅儒唇敝舌腐言之皆不報暨度宗繼統乃始行之制曰朕紹膺丕圖蒐舉缺典率時昭考友不得以因心遺我後人孝莫先於繼志乃若秦邸之事當其涪陵之時太宗悼之已首叙舊恩章聖承之遂盡復元爵矧親聆於詔命而可緩於愍章故皇叔巴陵郡公竑冑出帝家

胙分王社子而能孝宜懐不憾之心臣若克忠肎犯無將之戒恭惟聖父篤叙天倫尺布斗粟之謡自詒伊阻大衾長枕之樂豈不爾思故每於家庭之間而念及泉壤之下謂事關社稷雖天不能違時使澤漏墳塋他日毋忘追叙且寶慶所顯膺之異數在端平亦稍慰其沈䰟何為屯膏正待渙汗對越敢塗之新屋悉還茅土之故封是用秩冠孤卿節仍兩鎮守冡置二千石合修上雍之儀乘車共七十人尚廣封𦯀之意儻猶存歸地之

魄其往謝在天之靈可追復少師保靜鎮潼關軍節度使濟陽郡王仍令所司備禮改葬主者施行此制語意妙絶朝野誇誦葢中書直院翁與可合筆也

賈相制

景定庚申賈師憲自軍中拜右丞相依舊京湖四川宣撫大使制曰涕泣而表出師不遑將母旬宣而歌維翰盡以付卿恖其誰筆也

紹陵登極赦

度宗登極赦文有曰洪維先皇丕承大統傳家嗣十三聖光紹寧宗享國踰四十年遠幾仁祖馬翔父廷鸞當制也

馮景說賀賈相啓

山東來歸時賈師憲初入相馮景說夢得以啓賀有曰周公大誥淮夷卒寧王之圖事孔子既相魯國歸齊人之侵疆雖曰切當然周孔事業賢相亦難以語此況僉壬之賈似道乎賈師憲既辭相印居西湖自為平章軍

國重事五日一入朝赴都堂治事賀啟有曰日開門館對南北兩峰之高時遊廟堂總東西二府之問亦甚切

督府檄文

德祐乙亥長江失守賈公開都督府移檄諸路罪狀諸呂有曰元溫羣從並受卵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毫髮之損用事極切不知誰筆或云叅贊李尚書珏所草也

陳丞相啟

陳丞相文龍咸淳初為太學生是年學中引放公試之

旦適奔馳弗及既至公闈則試者畢入已扃鑰絶關矣公既弗得入亟陳於當國者貫師憲特筆送入試已而同舍生忌公才名幸其不試又以為此貫相送至有司必觀望私取則有妨同進競白於監試者卒不啟關公以此終不得試惟以一啟謝廟堂當時傳誦未幾公擢戊辰進士第一敭歴清要景炎死節卒為名臣云啟曰公闈鎻棘自外門牆相度包荒許歸甄冶甫倉皇而得請殆粉碎以難酬欲剖懦衷先横感涕竊以得失有命

行止非人王勃有作記緣風借送舟之便李廣無封侯
相天教失路之迷益其逢不繫賢愚雖所投亦有奇耦
乃若旴遲有悔之咎不勝進退維谷之難苟非有物敗
之夫何使我至此伏念其虀鹽味苦葵荏品凡勇私怯
公為獱笑者八年矣跋前疐後譬蠅飛不數武焉徒以
先緒灰寒親頭雪白慨青氊之未復誓鐵硯以相從凄
其萍梗於四方意者株守於一試居然不武何以為文
雞既鳴矣會且歸則可以速焉不進也非敢後何來之

遲闇者辯焉君且休矣竊念廟堂之容物豈忍場屋之遺材聊仰首以鳴其窮果聞聲而見其事鄭重千鈞之判料理一介之寒尺度不拘章縫交誦人棄我取受相國之賜多誰復汝憐奈書生之命薄正舉頭而聽鑰竟搖手以絕闕如之何其拒人歟其不哀之亦命也垣圍繞繞真如失木之猱門外棲棲自笑立袍之鵠固知投壁是致遭疑初未入宮夫誰見妬吾過矣吾過矣何所怨尤天厭之天厭之為此顛沛是區區而不余畀將皇

皇乎欲何之同輩深嗟不暇責我而悲我達人相語安
知禍翁非福翁姑少逃紅勒帛之羞終未了白紵衫之
債以俟知者知爾寧有利不利耶兩生不果來業已輸
武成宮之試三年將拜賜或可躋光範門之班玆蓋其
官以不世之元勳為斯文之盟主謂隅截進士忠厚樂
易者不為而收拾人才細大短長之並蓄故富三吐哺
三握髮之際不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遂令金躍之頑
均囿玉成之造其惟有益鞭其後再鼓而前失東隅收

桑榆詎敢忘於憤悱在公門盡桃李竊豫冀於栽培少
潔心香莫殫舌筆
此啟既上賈師憲嘉其材餽以瓊花露百瓶葢揚州名
酒也公復小啟以謝
上光範書甫介舍人之謁讀醉鄉記特華從事之班何
哉韓子之窮虀拜此曹相之醇酎濫榮覲於望外轉生
意於愁邊其官酬酢周乎廣輪淺深存乎變理一罇二
簋慶明良之相逢百榼千鍾味聖賢之深趣溥四海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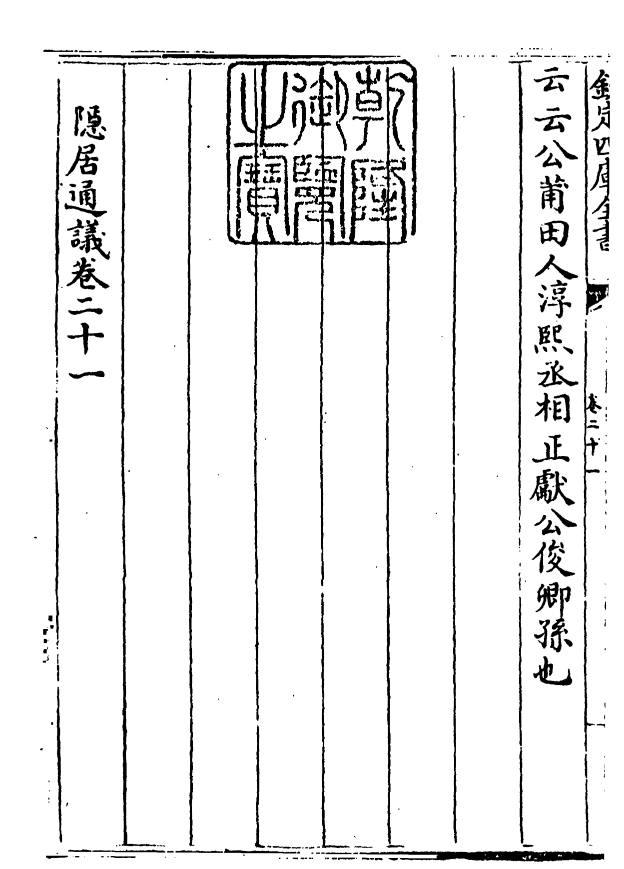
春之意開萬間庇厦之仁竟憐一夫之向隅俾與衆人而皆醉其醺酣厚徳傾倒感私天下一本瓊花曷當嘉貺門外三千珠履顧走後塵況懐大臣當報國士

以上二啟余舊録藏亂離失去今從周丈李中假其本復録於此公魁望名流孝於母忠於君可厲百世非特以文章重也因記公鎮臨川時頗知賤姓名期以過從論文一日因餞送曽通守赴袁州便道謁公一見語合蒙公傾倒細論相期千載竟日話心娓娓不能休時新

君登極首除朱文昌襖孫為京西湖北四川宣撫使鎮江陵公屬余作賀語余因援筆曰出命九重宣威六路天昌宋祚乾元初御於正朝地重荆州渙號首開於大閫公一見大稱賞未幾公被劾解郡綬南歸道盱江予馳出橋南餞之贈詩曰擬峴臺邊正好春蕭蕭落葉忽愁人朐蟠冰檗天能識紙挾風霜語未真無路叫閽空短氣有氓卧轍欲霑巾南歸僮馬凄其甚添得憂時鬢似銀公覽詩甚喜為駐長亭促膝劇談眷戀若不忍别

者且復予詩又致饋馬其詩曰來到盱南賸有春山川秀麗毓奇人文追漢制才無敵詩接唐風味更真君別頻宜緘尺素我歸但欲岸綸巾相思千里惟心在明月行天瑩白銀公歸里甫半載賈似道罷朝廷更化起公為臺官以至執政然戎馬滿郊時事漸變予不復與公相聞矣其後三山建行朝聞公大用又其後闕地失守聞公慷慨死國予深哀其死而嘉其忠為作小傳載其平生出處大節具見哀鑑以垂不朽且以見死生交情

云云公莆田人淳熙丞相正獻公俊卿孫也



隱居通議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隱居通議卷二十二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于鼎

謄録監生臣顧九苞

隱居通議卷二十二

元 劉壎 撰

駢儷二

盱江總評

敏博之學盱江尤盛以愚所見前一輩行則有劉信翁挾南城黄希聲文靁傳幼安自得皆高自標致客諸侯有名聲信翁於予為族兄蚤孤而敏前江陵户曹張誠

子自明竒之納以為壻誠子學問該貫文辭髙雅交乾淳間巨公偉人多見聞信翁由是得成其學嘗以鄉貢試禮部不偶晩用槩舉恩得官㑹朝家方修髙孝光寧四朝大典顯建史局命尤端明焴以宿儒提領得自辟屬鄉寓公張孟博淵㣲以大魁為秘書少監素善信翁薦之尤公得請於朝為國史院校勘時寶祐丙辰信翁年七十餘矣亟供職修數傳將俟書成進御例合得改京官未及而病寒喘以卒有文集數卷其子孫弗克肖

竟散失所作記序銘志極高古有韓曾法度而四六之作益不及也布聲則余前所書長歌行者有看雲集絶精於詩而四六亦不及焉幼安早以春秋學得聲場屋後工古賦記序而其四六之文視前二公為勝嘗著春秋證義獻於朝救免文解今年八十有餘而記問該洽不少衰可敬也已此三賢皆前一輩也繼興者有東震卿東趙次山必㕓范去非禮歐聖弼良雖文體各不同然同出一時年事相若互以筆力頡頏後進不及者望

之若仙余以晩出幸及交此數公皆意氣相許予議論相叩擊文字相琢磨幼安嘗品題今世文人推許四公余不敏亦辱幼安進之曰文社得五友矣嗚呼孰謂四賢者俱去余而死乎震卿文尤蒼勁峻潔有風骨年二十有六擢淳祐丁未第仕至瑞州新昌宰甫赴官卒於南浦亭歸葬时之麻源次山文明贍精切已詳書於前矣去非筆端流麗俊快一塵不染如其人累試不利年四十三卒樞密弘齋先生包公志其墓聖弼三貢於鄉

登景定壬戌第仕止江淮坑冶司幹官其文典實莊重而乏正氣與去非俱為包公所知今追記四賢舊作十怠其九謾列於後

車震卿諸作

李侍郎伯玉為侍講誤犯穆陵嫌名上章自劾有旨免罪震卿為草謝表有曰講學方新聿陳古誼臨文不謹誤觸嫌名凜雷電之震驚荷乾坤之涵育臣若稽虞典舜曰重華載考夏書禹稱文命如揭日月不以山川有

耳目者皆知豈齒牙之敢及又曰姓所同名所獨既重犯於嚴威功惟重罪惟輕乃大恢於聖度此表一時為人夸誦

寶祐戊午震卿為袁州判官時方巨山岳為太守自以省闈魁望素負材名又嘗守南康軍因杖湖廣總所綱梢為總領賈師憲勒其具狀巨山不伏聞於朝力詆師憲之非總領所劾上巨山從知邵武軍聲名頓重由是益自高既至袁值丁子萬大全當國以袁㳽知江州兼

江西安撫沿江制置副使網羅諸郡利原無子遺巨山素嫉其姦令下輙盛氣抗辨震卿適贊郡事巨山奇其人傾心委任於是安撫司劾上巨山與震卿俱降罷明年己未秋九月十有七日滸黃逗渡丁未俱敗竄朝綱一新布恩宥過越明年震卿援赦恩得洗叙以啓謝檢正趙廣微崇嶬有曰負弩而迎使者嘗隨牛馬走之塵升階而揖侍郎可想烏鵲飛之意敢謂十二樓之薄命忽遇千萬間之懽顏造化無私孤寒有恃其所學甚若

其貧則甘少而沈浸乎詩書直欲飲上池之水壯而轇
輵乎事物何異登太行之山容娓娓而嘲雄人寥寥乎
說項空自憐其猿臂誓不食於馬肝畢好雨箕好風難
調衆口蜀吠日越吠雪自有他腸又曰脫幘投地露香
告天所幸社稷靈長天王明聖雖未築鯨鯢而誅六賊
然已禦螭魅而去四凶神觀復回殺機頓息李定治東
坡之獄而今果安在哉歐陽辨師魯之書必有任其責
者末云不圖今日幸復見公卿篤厚之風自誓此生尚

可奉郡國孝廉之對其所以報不在斯文又自辨有曰

皇天后土張巡無降賊之心白晝通都曾參有殺人之

事此語尤凄壯可以感動

景定壬戌齊疆來歸公以啟賀當路有曰亦有英雄欲

舉涿郡而歸者奈無豪傑恐得荊州而失之未幾山東

果復陷人以震卿為知言又曰要使順昌之旗幟見者

寒心庶幾渭橋之鼓鐘從此歸命

樞密包公謝事歸里張宴招郡太守震卿為作樂語有

曰野服見賓容方從北山隱士之招金罇醉使君初上西京循良之最好對一天風露共談千里耕桑末云如此良夜既不辭北海之罇儻有餘情尚冀獲南山之獵盱城南門外有倫魁堂蓋曾文莊公鴻甫漸舊宅基也公赴紹熙庚戌廷對天子擢為第二人官至工部侍郎子仲實頴茂既貴顯移家城内乃即故基刱别墅號倫魁堂以表之咸淳癸酉詔諸郡取士鄉友欲振士氣復於通衢建樓曰倫魁與堂相輝震卿為作上梁文曰倫

魁通衢武城文塾占千年之旺氣大啟山川建百尺之危樓坐挹星斗庚戌氣數將復癸酉詔書又來風露八窓幻出廣寒清虛之府雲濤四面如坐瀛洲方丈之圖又曰見八萬四千門戶運月斧於雲間遡一千七百河源泛仙槎於天上末云奎文興宋魁宿臨盱重看忠孝狀元遂作太平宰相此數語殊不塵也

趙次山諸作

景定壬戌曾仲實侍郎為江西轉運使時度宗以忠王

立為皇太子四月九日乃其誕辰次山為曾公作賀箋有曰純乾直月祥開初九之潛索震承華德禀涵三之極諸司傅誦交稱精切葢四月應乾而初九潛龍爻應儲副且協其誕日也

周漢國公主增封兩國次山為運司進賀皇帝表有曰王姬下嫁於皇車服之儀帝制坦明復增湯沐之邑及公主甍又進慰箋於東宮有曰太傅之教在前動遵於禮有姊之喪拱右悲發乎情願於晨昏定省之餘勉進

哀樂中和之諫其慰皇帝表有曰豈不嬰於皇情願悉歸之天數皆確論也

次山初以曾公辟為運使屬官曾公罷洪侍郎壽繼之次山以臺命往吉州督餉餫與吉守槩左司弇有違言次山亟投劾歸里洪愛其才力招之次山不得已再趨幕以啟謝有曰辦幕抗塵歸夢遂歌於彈鋏使軺問俗恩光首出於招旌自叙有曰半生陋巷天與以貧賤肆志之資隻影窮途人知無狂惑喪心之疾頃自紅蓮之

依水已憖小草之出山會司存承朝命以拘催俾幕底服官箴而往役怒移水中之蠏機驚海上之鷗當吾世而失諸侯不如其已吟小山之招隱盍歸乎來乃特枉於招呼許重陪於畫諾名實笑狙公之朝暮來往類雁臣之春秋後洪公以京狀薦之朝次山啟謝有曰蕭何之追韓信豈云得士之無雙秦穆之用孟明姑示與人之能一皆精切如此
南豐以冦燬城隍祠為之重創次山為作上梁文曰封

人造都邑之域百乘為家吉禮事邦國之神三靈錫羡
又曰穀熟而民人育有德於時精多則䰟魄强遂食玆
土又曰罹彼不祥豈以其猶物與物與民同患盎不欲
自神其神侯無我違相貿予享又出疏云城郭千年是
司隲相鬼神二氣亦有廢興眷邦邑之克協厥居職幽
明而各治其事城隍神者民物繄焉適數墮於刼灰盡
誅還於舊觀必明宫齋廬之備與廟貌祭式之嚴先須
計錢穀之幾何始可問木石於某所亟揮大手共發肎

心揭虔妥靈其永綏於祀事捍災禦患尚無作於神羞
李右司義山嘗以山東提刑守池州值鄂渚受圍命池
州加浚築言者以其擾劾罷之後經赦叙官主管玉局
觀次山賀之有曰舊聞玉局之名良不輕畀玆蓋銀符
之信可卜峻遷又曰直指衣繡允藉於威名曲突徙薪
竟無於恩澤皆切當而不塵腐李公回啟有曰鑿斯池
築斯城類無具甚鍛乃戈峙乃糇尚竊遲之亦足以發
其意其後李公納次山之侄為婿大合樂以宴次山次

山謝之有曰大齊非偶肯從鄭國之婚小阮羞賢榮附晉林之飲又曰孔雀屏芙蓉褥盛開李監之門鸊鵜杓鸚鵡栖爛醉翰林之風月末云行行解纜擬朝飛南浦之雲望望倚樓但夜看豐城之氣蓋次山官於隆興而李公居豐城此其所以為切也

范去非諸作

周國公主出降去非為趙廣微尚書進賀表有曰乾元御極化爰始於修齊巽索承華恩聿隆於選尚猗歟天

合允矣邦榮末云王姬肅雝婦道信内則之咸宜帝婿貴重朝廷喜中興之僅見盎自南渡後累朝未有帝姬出降故也

穆陵掩攢祔廟去非作表曰辨兆域之圖千巖競秀號顧成之廟萬世不祧

馬觀文光祖為沿江制置使移築舒城賜名安慶府既畢役詔馬公升秩以賞其勞去非為作賀啟曰恭官負大聲名立實事業經綸社稷為左右汝翼之臣表裏山

河識南北必争之地乃峙版幹盡闢草萊句極尊壯當時震卿亦有作然不及此

去非賀曾仲實侍郎三除江西運使有曰棊官元豐故家端平諸老甘泉筆槖儼父子之後先綠野園林繫朝廷之輕重穩熟流麗可愛也又賀李提舉與再任廣西有曰綸綍疏榮節麾就熟青絲翠節又煩騶度於周原羅帶碧篸喜見馬譜於舊路亦甚穩熟

段深父浚為婺州永康令被劾罷後叙復改正去非為

作啟謝廟堂有曰百里出宰不虞美錦之傷一氣轉鈞遄賦緇衣之改又曰歸去來田將蕪自憐飛鳥之倦反乎覆陂當復有同黄鵠之云俾得為元祐之全人所恃有太平之宰相此作殊佳

包樞相恢嘗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奉詔行公田事既告成得轉通議大夫去非為作謝表曰百畝畀公田之事詔俾奉行十行賜方國之書恩叨遷轉造語穩熟公田之行也賈師憲實主之雖曰省造楮以重國計然

當時行之極擾浙右震動包公以大儒奉風旨大失士望故其轉官也公論惜之

去非作文有極俊麗者如正旦賀揚州制帥有曰笑倚闌干對平山之楊柳醉摩眉鼻賦后土之瓊花如賀總領知郡有曰良二千石正奉揚於仁風連一萬艘矧方生於春水如賀沿海制使有曰青陽左个帝始執圭滄海東頭軍無傳箭自天介福與國同休某官筆橐侍臣詩書元帥日升若木曉田豹戟之光雲近蓬萊煥動龍

斾之影如宴贛守陳吏部樂語有曰太微積星曰郎位流光八境之間孤雲落日是長安飛詔九天而下如冬至賀揚州帥以跨鶴之州對牽牛之度賀諸王以葭灰對茅土皆的對也又賀郡守有曰杜陵廣廈大庇寒而士歡顏叔度歌襦不禁火而民安作如賀揚州又曰軍士歡呼盡醉瓊花之露丈書慭暇笑尋楊柳之春如謝諸士清明節餽有曰三梧藍尾方轟賜火之新一騎紅塵遽辱兼金之寵皆洒然無塵俗氣

貫師憲自江上入相去非作賀啟有曰命珪相印𩔖騎火之西來羽扇綸巾賦大江之東去兩股各共一脉殊精也貫後辭相位徑渡浙江歸紹興詔遣朝士中使宣押入朝絡繹於道越二日復造闕詔以為平章事待以成王尊事周公之禮去非作賀啟有曰居一二日上喜蕭何之復來以億萬年王敬周公而勿替尤切當

歐聖弼所作

樞密包公道夫平生最疑周禮以為非聖哲之書遂著

書剖其非號曰周禮六官辨景定壬戌公與劉潛夫尚書同侍讀緝熙殿潛夫奏之有詔宣取歐聖𨼆為作進表雖所辨未當而表則極佳每恨失其槀今年壬辰歲六月留盱因叩其子聲道再求得之

道在五經固昭華於軌範書稽六典敢妄肆於管蠡不圖一得之愚仰徹四聰之聽臣竊謂孟子不盡信武成之策宗元猶深疑月令之文矧茲設官分職之辭決非垂世立教之本葢劉歆作以輔新室莫掩其奸謂周公

以之致太平恐乖其實惟唐宗誤以為聖作雖漢儒亦
識其陰謀宇文放此而疾顛安石行之而大壞儻果出
古者不刋之訓何至為後來取敗之階臣退揆蒙愚未
能渙釋耳提面命頗有得於父師口誦心維因默叅於
義例乃詳訂而為之辨欲深藏以淑其私顧惟積聞見
於丁年豈意禆覽觀於乙夜兹蓋恭遇天生神聖日就
緝熙格物致知固已循於本末謹思明辨尤欲盡於精
微遂令螢爝之末光亦造蟬蜎之邃宇臣夙裒臆說欣

際昌期學古訓而求多聞涓埃奚補藏書府以待能者鉛槧為榮

故友范去非精工表奏謂余曰此表殊未易作而聖猶作此極有手段馮虛駕空自成一片令人讀之心服去非與聖猶交情不孚而當時公論如此

吳允文諸作

東趙范歐四賢之後又有吳允文浚最後出以文稱然初年筆端傷於繁德祐危急中陳與權當國與允文有

舊引之自沿江制司叅議官登朝為秘書丞徙大常丞兼檢詳度支又兼翰林權直有制草一帙視少作加進極有可觀者是時賈時憲以太傅平章都督諸路軍馬捍禦於太平州李尚書珏為都督府叅賛軍事實從行師進次於魯港大潰師憲奔揚州上章待罪詔降三官罷為醴泉觀使陳為善合方直玉堂草制具戒詞有曰膺戎狄懲荆舒朕無望周公之事率秦師雪殽耻爾尚葢孟明之羞葢譏師憲每以周公自許也珏失勢翺翔

江上不敢歸朝詔赴行在奏事上章辭時為善已自禮部侍郎超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以卒而允文兼權直適當答詔遂草詞有曰師出以律否臧則為凶衆散而歸進退必以道廷得詔殊不平而措辭精切可愛也

初允文由臨安府學教授為國子監書庫官遷宗學諭以言去踰年得監華州西嶽廟以啟謝諫官曾廣微淵子有曰多男富壽請祝聖人之三萬事功名竊誦諫官

之四亦輕俊也允文舊所長者作賀體詩及長短句甚精工其後殊諱言之臨安失守後福州建行朝允文奉密詔舉義初建梱屬余作謝表起句曰天臨南面將恢正統之山河地復西江重見中華之日月允文甚喜之其後允文事不成為文丞相所殺余作哀文以弔之曰人懷舊主捐軀興忠義之師天厭中朝縱敵員英雄之志衆競非其晩節我獨諒於初心輒攄朋友之哀以慰幽冥之憤故江西制置招討使侍郎吳公稟資明鋭遭

世艱虞當樞密誅范瓊實叅計畫適翰林乏陸贄遂掌贊書俄拂衣從田里之歸忽游騎迫鄉邦之陷社稷實不血食深哀傾覆之何辜宗廟盡爲黍離每念播遷而隕涕既出危城之亟亟長懷故國之氾氾會飛龍重建於行朝而繫雁粤來於密詔慟哭拜命忼慨起兵闗中遺民喜見孔明之舊山東羣盜悉歸宗澤之招既雲合而風從宜乾旋而坤轉云云

拾遺

景定癸亥冬至節次山為運司進皇太子賀箋有曰聖心觀復驗初盡之震庚卦氣守中迓循環之乾甲蓋次年即甲子見得是亥年賀震宮冬至也其賀皇帝表有曰壁中軫中密察乾文之運天大地大益昭王道之尊次山得知撫州實建昌鄰郡且顏魯公補處也德祐乙亥二月到任時風塵震鄰矣次山屬余作謝表及謝廟堂啟極蒙賞音亂離失其藁僅追記數語零落無完篇啟語有曰維撫名城實盱鄰壤鬱山川其信美儼桑梓

之相望當承平時尚可咤還鄉之繡今艱難世豈復吟
凝寢之香亟馳單車來入危壘烽燧正當於孔道氈裘
已迫於郊圻鳴於地舞於樓狡謀頗測鍜乃戈厲乃刃
忠力自持緩則蘇民瘼而護本根急則守臣節而死城
郭天子命我盎將謹下國之扞防太守謂誰終恐誤上
台之推擇茲盎恭遇大丞相身繫中華之脉忠格列聖
之靈方苻堅傾國而來朝野大震及忠定守京而後宗
廟再安云云結語云魯公嘗為刺史緬想遺忠藝祖親

戒藩侯恭承大訓

制置使加職名因任次山屬余作賀語有曰尊俎折衝呈赤雲之勝氣江山如畫照黃紙之除書次山稱其穩熟又記次山為江西運司判官時丁圭叟應奎以省元為國子錄因上書論官者誤國致冦理宗怒其切直罷之出為江西運司幹官與次山實同幕職也次山屬余通啟曰叩閽言事聳聞盎世之清名贊幕同僚將挹出塵之雅致試共論於心事殆慰滿於平生某官南省魁

儒東都節士忠義耿耿與日月以爭光議論堂堂忤雷霆而不懼頃妖狐之馮社引塞馬之飲江通國震驚在廷喑默公獨憤甚請劒以斷佞臣士皆奮然折罊而旨羌師使微片言以拔巨蠹則雖百戰而無成功閹豎動容覺朝班之增愧月支奪氣知中國之有人身雖屈於一時名已加於九禼姑贊皇華驅馳之晝端遄歸赤墀供奉之班與天子爭是非恢宏事業為人材別邪正充擴初心其如爵位之光榮是特名教之餘緒某一官塵土

十載山林痛飲而讀離騷永慨先人之忠憤研朱而點周易欲窺往聖之精微分終老於田廬誤見知於臺府强加辟置俾佐諏詢亦欣逢於偉人遂獲聯於王事老韓同傳慙俎豆於諸公李杜齊名尚丹青於信史次山覽之嘉歎曰此乃以散文為四六者正是片段議論非若世俗抽黄對白而血脉不貫者也嗚呼知我如此可謂具眼矣予嘗與次山言不論古文時文詩章四六但凡下筆鑄辭便當以風骨為主若文字有骨氣雖精采

差減正亦自佳次山大喜此論

隱居通議卷二十二